



德

士

德



士

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676B

S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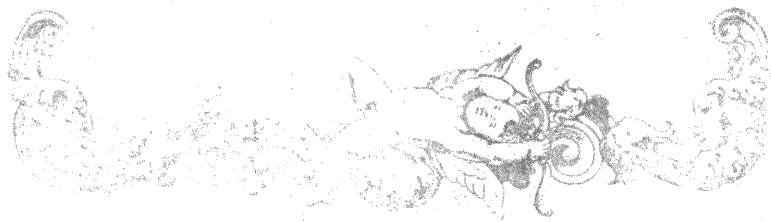
*Franz Staffen* 繪

浮士德百三十圖

郭沫若編述

季益出版社 刊行

• 1 9 4 7 •



## 浮士德「簡論

I

歌德的浮士德，我算全部把它譯完了，但我只能算得是一個浮士德的譯者，是沒有資格稱爲浮士德的研究者的。研究浮士德的書，雖然不能夠說是汗牛充棟，但要把它們讀完，就費畢生的精力恐怕都是辦不到的。這些研究的書籍，除掉德國人著的之外，還有其它各國人的，你想想看，誰有這樣的精力來讀完那些書？我在前也曾蒐集過一些，就我所小小的蒐集，也不下四五十種，而那些書都在北伐戰役後，我到日本去亡命之前，在上海完全失掉了。今天我雖然譯完了浮士德，我手中所有的就只有幾種浮士德，關於研究它的書是一本也沒有的。因此別的研究者們對於浮士德的看法是怎樣，或者在今天有沒有什麼最新的研究法，像大學教授們的貸郎那樣去敘述，我實在沒有資格來做。不要說讀一些研究書，事實上要想真正成爲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起碼歌德的全部著作是應該通讀的，就再讓一點價，在浮士德成形之前的原浮士德和浮士德斷片以及關於浮士德的殘稿和作者自己的記述與談話，至少是應該全部閱讀的。但這些我都沒有辦到，而且不能辦到，也沒有意思來辦到。今天要我來通讀歌德全集，實在是多餘的事，但假如不通讀他的全集，那就認不出歌德的全部。再如不讀關於浮士德製作上的一切資料，那也就通通不過一些

『浮士德通』了。譬如把原浮士德浮士德斷片來和現成的浮士德作比較研究，細細地來考索用字的異同，或者在一字一語的增損改易之間看出作者思想意趣上的變異或其文學上的價值等等，假如有耐性的人肯下苦工夫來作這樣的研究，我可以保證他不失為一個『學者』，而且有資格向中央研究院申請『院士』稱號的。但我自己不能那樣做，不僅沒有那樣的興趣，沒有那樣的時間，而且認為沒有那樣的必要。因此我確確實實只是一位浮士德譯者，而不是浮士德學者。學者的工作僅讓那些悠閒得可以羨慕的超越了時間觀念的大學教授們去做吧，讓他們去『發現一顆天王星』。

當然，既譯讀了一部書，『讀後感』之類的東西我總是可以寫的。何況這並不是一部簡單的書，而是一部號稱難解的世界名著！你不量力地把它翻譯了，毫無疑問，你應該是經過了一番了解過程，不管你的了解正確不正確，你粗略的一個了解總得是有的。還有，你在今天把它翻譯了出來，除你自己享受享受了一回世界名著的譯讀之外，你對於今天的中國的讀者，到底希望他們從這譯書中吸取些什麼營養？假如你是有這樣的希望，不，你應該是有這樣的希望的。把這希望寫出來，也怕是你對於你的讀者應該盡的責任吧。一部大書，你費了讀者的金錢，浪費了他們的時間，讓他們來讀，讀了只是浪費，那你實在是罪過。又假使讀得不到要領，那也等於浪費，也同樣是你的罪過。你浪費了你自己的時間和金錢，那已經是不應該，假使你更浪費到別人的，那你真真是罪該萬死了。因此，我實在是有一點惶恐，到底我的工作在今天具有着多

少的價值多，不敢希望。少卻不得不希望。假使連一點價值都沒有，還不忙說要打負說，那責任實在太嚴重了。因此，我也就不得不來寫這一篇『簡論』。這不折不扣的讀後感，一方面來說明我自己的了解，一方面也來說明我自己的希望。我總希望這一部譯書多少對於讀者有一點益處。

首先我得說，這是一部很龐雜的作品。第一部雖然還有一個甘淚悲劇的故事在裏面貫串，有些地方已經就夠龐雜，到了第二部差不多是把一切故事的條貫性都抽掉了，龐雜得更驚人。初讀的人掉在這裏，會如掉在一座大森林裏面的一樣，摩不着頭腦，打不出東西南北的方向。這樣的作品，假如你要拿莎士比亞或者易卜生來衡量它，那你會完全失望的。你甚至可以懷疑，這樣缺乏統一性，這樣包羅萬象的東西，怎麼竟可以稱為藝術品，竟可以享受赫赫的『世界名著』的大名。不錯，這懷疑是極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因為，這部書與其說是經心的藝術品，無寧是一部靈魂的發展史，或一部時代精神的發展史。這雖然是歌德著出來的東西，但實在是六十年間他的或他的時代的精神發展所留下來的巴諾拉馬式的記錄，這差不多等於是自然發生的一個成品。這不是一朵精巧的花或一顆庭園的樹，而是在大氣中成長的一株拔地參天的大木，或甚至真的是一座大森林。你要拿在手掌裏面玩弄吧，那是不合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你就是要坐在一個靠椅上，想不費氣力地隨意欣賞欣賞，都是不合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它的龐雜性，你要找些惡字眼子來形容它，你可以盡情地去尋找一些擁腫的字面，或者你偷巧一點，只消把莊子

『逍遙遊』篇裏面，惠施形容大樗的那幾句話記起來，也就勉強夠味了，那就是『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但怎麼樣呢？『匠者』可以『不顧』，任何人都可以『不顧』嗎？或者像莊子那樣『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也就算完事嗎？我事實上是『顧』了下來，那樣的一株大木立在面前，恐怕也不容許你閉着或睜着眼睛一意『不顧』；但我也也不想『彷徨無爲』，或『逍遙』而至於『寢臥』，這樣甚至使靈魂都成了瞎子或睜光瞎了。老實說，這一株大樹倒並不是那樣的無用，而是值得我們用靈魂去冒冒險的。

這是一部詩劇，不用說有不少的美的言辭和哲理。歌德是近代德意志文學的創建者之一人，同時也是近代德意志語言的創建者之一人。歌德攝取了德意志人民的語言而使德意志文學近代化了，而同時使德意志的語言得到提煉，滋補，定型，也因而確切地近代化了。這是論者所共同承認的。歌德的功績，這部浮士德當然也就是這項功績的一個重要的紀程碑。假使要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它，浮士德不用說也就有它的尊貴的存在價值。但這是限於原文的浮士德，假使脫離了原文，那這項價值就無所附麗了。認真說，假使要把浮士德翻譯成別種國語，在翻譯上也就要嚴密地照顧到原作的這種新國語或新文學的鑄造性。譬如把浮士德譯成中文，那就要譯者也遵循作者的精神，攝取中國人民的言語，而使它得到提煉，滋補，定型，更進使中國文學也因而近代化。這也是翻譯者所應該有的責任，而這責任也不能不說是很嚴重的。我究竟

做到了沒有呢？我很惶恐。但我要坦白地說一句，我是兢兢烈烈地在照顧着這一層責任的。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鬆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因素。讓我們想到佛經的翻譯對於隋唐以來的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更讓我們想到新舊約全書和近代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對於現行的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這責任實在並不輕鬆。我究竟對於這項責任完成了多少呢？我自己不能說，但假使我是盡了這項責任而且收到了相當的成效，那是我自己的成就，和歌德和浮士德沒有多麼大的關係，頂多我是得到了歌德的創作方法上的暗示，藉浮士德的譯出以爲媒介，而得到了一番實踐而已。

箴言式的至理名言，微妙的人情美的揭露，毫不容情的醜惡面的諷刺或剖析，時而悲，時而壯，時而輕鬆，時而激昂，時而抑鬱，時而飛颺，時而清澄如像一泓止水，時而胡鬧甚而至於荒唐——的確的，有些地方的確是胡鬧的，確是荒唐得有點程度。請讀那『瓦普幾斯之夜』和『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吧。你的感覺是怎樣？那不真是在胡鬧，而且胡鬧得有點荒天下之大唐嗎？我初讀時委實是有點莫明其妙，讀者讀到這些地方，我相信一定會弄得頭昏腦脹，格塞得使我們的精神不能容納。說好些，那好像一盤散了的珠環，一塊破成了粉粹的宣壁。有人說，第一次歐戰後在德國產生的表現派便是淵源於這兒的，我得承認，這說法一點也不牽強，歌德實在要算是表現派的老祖宗。但他也並不真真是『由內而外』（Vom Innen



Nach Aussen)。假使真是那樣，那要算是夢囈，是醉言，是狂人的饒舌了。那事實上是『由外而內』而再『由內而外』的。是的，是在胡鬧，荒唐，但不是作者一個人在胡鬧，荒唐，而是時代在胡鬧，荒唐。但作者也並不是採取了客觀主義，把自己當成一部攝影機，去攝取那些荒唐胡鬧，也並不是採取了象徵主義，在自己的這部攝影機的鏡頭上套上一層單子，而收到所謂『索胡特』(Soft)的效果，不是的，他不是這樣，作者是以自己的靈魂隨着時代在那兒荒唐胡鬧。假使你要專取它的輕鬆或清澄的部分吧，它也有的是那種輕鬆和清澄的場面，甚至在荒唐胡鬧之中也有清澄，在抑鬱沈悶之中也有輕鬆，你是可以取之不盡的。更假使你是要語錄式地摘錄一些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或藝術上的警策辭句，那也差不多在每一個篇章上都在閃爍着。

但這些尋章摘句的辦法，且讓喜歡尋章摘句的朋友們去做吧，我自己還是樂意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儘管是怎樣龐雜而缺乏統一性或純粹性的作品，但它確實是構成了一個整體。在構成爲一個整體上，它仍然是有一貫的脈絡存在的，儘管這脈絡是怎樣變化，或許這變化就是它的脈絡。是的，浮士德的一貫的脈絡，確實就是變化。它是一部靈魂的發展史，一部時代精神的發展史，這發展就是變化，向前進的變化。是怎樣的時代在作着怎樣的發展或怎樣地在發展呢？整個的浮士德，這一萬六千行的詩句，都在報告着這個事實。先請看它的故事的進展吧。

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煩悶，甚至企圖自殺。在春天的復活節日他和他的弟子瓦格納博士出外郊遊，擾着了一條黑色的尢犬。這尢犬跟着他回到了書齋。尢犬是天上降下來的惡魔靡非斯特匪勒司所變成的，他在天上曾經和上帝打過賭，要把浮士德誘入魔道。竄進了浮士德的書齋，靡非斯特現成了人形，又和浮士德訂下契約，他要作為浮士德的僕人，要使浮士德解除煩悶，盡量滿足。假使浮士德表示了滿足的那一瞬間，奴役便解除，浮士德便反為惡魔所有了。就這樣靡非斯特便把黑色外套變成一朵浮雲，把浮士德和他兩人載着出去雲遊世界。首先是到了萊普齊的酒店裏，參預了一些無聊的大學生們的胡鬧。接着被引進「魔女之廚」，噎了一劑魔湯，於是便返老還童，浮士德變年青了。接着便是和可憐的少女瑪甘淚的戀愛，因用睡藥過重毒死了甘淚的母親，更因幽會被阻殺死了她的哥哥華倫亭。瑪甘淚養了一個私生子，把他溺死了，自己被丟在牢裏，也成了狂人。在這期間，浮士德經過一段「林窟」的幽居生活，又領略了一次「瓦普幾司之夜」的胡鬧場面，而終於經過殺場，偷進監牢，想把甘淚從牢裏救出。甘淚拒絕了，終於「受了裁判」——死刑。就這樣，第一部告了終結。

第二部一開篇，浮士德在「風光明媚的地方」一覺醒來，那是阿爾普司山的山麓。他真輕鬆，一點罪孽感都沒有。他反感覺着「生命的脈搏鮮活地鼓動」，精神百倍地受着了鼓舞，有「一種堅毅的決心不斷地奮勇向最高的存在」，而在瀑布的虹彩中體認出人生的極致，要「我們的人生反映出五穆成文」。

於是他到了京城去謁見皇帝。這皇帝的統治正是腐敗透頂的時候，『到處都堆積着奇形怪象，非法的行為戴着合法的偽裝，』官吏無人不貪，軍隊無物不搶，『打風遍天下，命令等牛毛，』政治家結黨營私，財政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但是宮廷裏的享樂是有增無已的，而驕奢淫逸的皇帝也正準備着要舉行化裝跳舞。就在這化裝跳舞裏面諷喻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皇帝是化裝成爲牧羊神潘恩的，在他手中靠着靡非斯特的串弄，兒戲地發行了大量的鈔票，卻公然解放了財政上的危機。皇帝異想天開地想要和古代希臘的美人海倫見面，要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用魔術把她顯現。他們公然把她召來了，在『騎士廳』中表演出的場面，是最美的女人海倫與最美的男子巴黎斯的戀愛。結果是浮士德吃醋，他迷戀了海倫，而嫉妬巴黎斯，把魔術的鑰匙觸到巴黎斯身上。精靈們都爆炸了，化成了烟霧，浮士德暈倒了，失掉了知覺。

舞台回到第一部開篇的中世紀的書齋，一切的陳設塵封不動，而且是更陳更舊了。但往年曾經在靡非斯特面前恭順地受過調弄訓示的『學生』如今成爲了『院士』，跛屨飛揚地反而訓飭了靡非斯特。一頓，說是『一個人假如過了三十歲，那就等於是塚中的腐朽。』在這兒表示着了時代的進步。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納在守着中世紀的鍊金術，在那兒焦頭爛額地製造着『人造人』，公然有一個小仔仔何蒙古魯士造成了，但只是在曲頸玻璃瓶裏面的一個能發光的胎兒形，從玻璃瓶裏化不出來，也不能發育。就靠着這小仔仔的發光，把失了魂的浮士德照着，神遊希臘。於是便有『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出現。『瓦

『普幾斯之夜』本是北歐的習俗，在魔女信仰盛行時自四月三十至五月一日舉行夜會，魔女各乘掃帚、火鏟、山羊和狗，奔往剌落坑山去朝見魔王，與其情夫魔淫樂。『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是把青境移到了希臘，參加這夜會的是古代希臘神話中的神人和鬼物。人造人與靡非斯特和浮士德到了這兒。浮士德依然在追尋那最美的女子海倫，人造人想蛻變，想發育，但不可得，結果是在美神拉德亞的腳邊，『希圖放恣情慾』而把玻璃瓶碰破了，閃爍、燃燒，而融成了一片火光。

浮士德追求海倫，終因靡非斯特的誘導而得到成功。浮士德與海倫結合，竟生出了一個兒子名叫歐福良——這個少年極明顯地是拜輪的象徵。他是位『天才兒』，放縱不羈，追逐『少女』，飛求戰爭，要『衝鋒陷陣，不惜與痛苦周旋』，結果是『縱身於空中』，墜地毀滅。接着海倫也悲苦而消逝了，衣裳化而為雲，繚繞着浮士德，把他帶到了空中。

浮士德乘着一朵浮雲飛到高山頂上來了。在高山頂上他同靡非斯特兩人對話，表示出他要填海，要把海洋征服，『使那斥鹵的地帶不准再寬，把海洋逼到它自己的心坎。』那時候正在鬧着革命。那位驕奢淫逸的皇帝，『他自己享樂而且享得荒唐』，於是乎便鬧成了這樣的局面：

『在遭時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縱橫闖成一塊，

兄弟鬩牆，甚至自相殘殺，

城市對待城市，行幫對待門閥，

大僧正連同長老對待一般信者，

到處都是仇敵，對面便成冤家。

教堂裏也在殺人，處處都在打，

在關卡的前面商旅受着搜刮。

於是乎人民的胆子也就長大：

因為要活就要自衛——半點不羞。

.....

有爲者已經舉起義旗在手，

他們的宣言是：要和平才要領袖。

如今的當局不想和平，也不能夠——

讓我們從新選舉一個新主。

從新要把靈魂向國家賦與，

要這樣每個人才能夠得保安寧，

在新造的社會裏和平與正義結婚。」

在這種情勢之下，浮士德受着靡非斯特的慫恿，卻幫助了皇帝這一面，靠着一些死靈和虛影的出力，竟把革命鎮壓下去了。浮士德受到皇帝的賞賜，把一帶沿海的地面給他，讓他去填海。

浮士德填海成功，在這兒建立起一個自己的理想的王國。但有一對老人夫婦在他的區域中保有着  
一座小禮拜堂，立在一座菩提樹的小丘上。這種舊式的東西他不能容忍，他要用新開的土地和新屋同他  
們兌換，兩老人是不大願意的。靡非斯特奉命去強迫遷移，因為過於蠻橫，把兩老人駭死了，還殺死了一位  
旅客，菩提樹和禮拜堂也都被一火而焚了。浮士德爲此卻不免爲『憂愁』所襲，『憂愁』向他一吹，使他  
雙目成盲。他在盲目中，快要倒下去長逝的時候，唱着這樣的一段獨白：

「我爲幾百萬人開拓出疆土；

雖然還不安全，但也可自由勤苦。

原野青翠，土壤一片膏腴，

人畜都在這新地上得到安居，

勇敢勤黽的人民，成了那座高丘，

向那周圍移植都可以衣食無憂。

外面雖有海濤不斷地衝擊堤岸，

而內面却安居樂業如同天國一般。

即使海潮噴岸，有潰堤的危險，

人民全體合力，立即把漏洞補完。

是的！我完全獻身於這種意趣，

這無疑是知慧的最後的斷案；

「要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

然後才能夠作自由與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這兒要有環繞着的危險，

以便幼者壯者都過活着有爲之年，

我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國民。

我要呼喚對於這樣的剎那……

「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會有痕跡遺留，

它將不致永遠成爲烏有——

我在這樣宏福的預感之中，

在將這最高的一剎那享受。」

浮士德在這種預感中感到滿足而且喊出了『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照着契約的規定他就不得不爲靡非斯特所有，但天界的仙使們卻把他搶救了去。在天上那位甘淚卿出現，迎接着他，並且要『用心地把他指導。』天上的至尊者卻是一位『光明聖母』(Mater Gloriosa) 而不是上帝，這是一個有趣的表現。詩人在最後的合唱中，竟唱出了最後的這兩句：

『永恆的女性，

領導我們走。』

我算快速度地把浮士德的故事敘述了一遍，不用說這只是一個梗概的梗概。劇中所出現的一些人物和神鬼，例如在這梗概中所見的『魔女之廚』的魔女和那人造人的何蒙古魯士，他們竟有那樣大的本領，一劑藥湯便可使浮士德年青，一點幽光便可照着浮士德去神遊古希臘，到底象徵的是甚麼，我不想去穿鑿。或許詩人自己曾經說明過吧，如其不然，實在是等於猜謎而失掉謎底。但這整個故事進展的寓意是很明瞭的。中世紀書齋中的浮士德，其實就是中世紀封建時代的封建意識，他的年青化其實就是封建意識的近代化。是什麼使封建意識近代化了？那倒不是魔湯。在我們今天我們知道是社會生產力起了變化，是因蒸汽機關的發明，使生產機構發生了變革，同時社會關係也就不能不發生變革，於是封建社會變而爲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歌德正生在這樣的一個變革的時期。在這時英國已經收到不流血革命的成



功，法國則正在大流血的當中以企求革命的完成。德國比起英法來是落後了的，儘管年青化的意識已先行輸入或覺醒，而舊社會的積累卻是非常沉重的負擔。這便形成爲浮士德力求進步，而環繞着他的社會卻是一般巫婆妖女的烏烟瘴氣。浮士德以新人的姿態，乃至超人的姿態，在這烏烟瘴氣中邁步着，然而他終竟不能脫離那個時代，或超越那個時代。追慕海倫，一般的批評家已經公認爲，是想把北歐的沉鬱向明期的希臘精神求解脫，也就是想向現代的科學精神求解脫。結果是失敗了。雖然生了兒子，卻致殞滅了，只剩下一套衣裳。連海倫也消逝了，只剩下一套衣裳所化成的雲氣。這不是詩人對於時代的，甚至對於他自己的，尖刻的諷刺嗎？

或許你不會滿意吧。詩人能那樣犀利地諷刺時代，並諷刺了統治階層的糜爛，爲什麼他卻讓浮士德去參加皇帝的保守勢力，而把革命鎮壓下去了？但這正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日耳曼的現實，也正是歌德之所以爲歌德。歌德時代的日耳曼人是在奧地利皇帝的形式的統制之下的一羣散漫的封建集團，受着產業革命和法蘭西大革命的激動，在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的期間也曾發生過民主運動的革命甚至農民暴動。在佛蘭克府有過國民會議的召集，議員是由全民選舉的方式產生的，是中等市民的一個民主集合。頒布了日耳曼的基本權利的宣言，給與人民以法律上的平等，信仰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和請願的權利，並且還產生了一部協約的憲法，規定當時日耳曼民族的三十幾個邦州爲日耳曼帝國，組織

聯邦政府拒絕奧地利皇帝的統治而推戴普魯士國王爲共主，採取兩院制度。一院代表邦州，一院代表人民。但是這個會議終竟失敗了。勢力最大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不用說是反對這個會議的，普魯士王的菲特烈威廉四世也甘心受霍亨索倫的封建地主，新教教會以及反動軍隊的擁護，拒絕了會議的請求，並鎮壓了各地的農民暴動。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與其所產生的一切也就流產了。結果，後來是德奧分立，奧國恢復了她的專制，德國得到一部欽訂憲法，政府對國王負責，與國會無關，刪除了人民統治權和男子普選制，那就是所謂普魯士憲法，一直維持到三十年前的一九一八年。就這樣德意志的革命遭了挫折而且變了質，德意志人民一直是在半封建的統治之下生活着的。這部德意志的現實便反映成爲浮士德中的勤王的一幕。在這兒也正表示着歌德不是一個革命家，而只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在今天所說的『自由主義者』。他不僅沒有可能超越時代，而且更沒有充分脫掉中世紀的意識。當然，他也是不滿意於那種舊式的封建統治的腐敗的，德意志人既整個沒有從這種腐朽蛻化出來，歌德個人也就只好去馳聘他的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在那幻想中去尋求滿足。那種意識便結晶成爲浮士德的填海，在盲目中贊賞他的『在自由的土地上住居着自由的國民』。這『自由的土地』不用說是虛幻，『自由的國民』也同樣是虛幻。偉大的詩人結果只贏得一個虛幻的封建諸侯式的民主的享樂而已。這要說可憐的，確是可憐，浮士德之所以成爲悲劇，那深刻的意義，怕應該從這兒來看取的吧。

浮士德的外表其實也就是一個悲劇。它披着一件中世紀的袈裟，而包裹着一團有時是火一樣的不  
 知滿足的近代人的強烈的衝動。那看來分明就是矛盾，而這矛盾的外表也就是形成了浮士德的龐雜性  
 的主因，這又是這個悲劇在別種意義上之所以成爲「悲劇」。不過我們不要爲這龐雜的外表所震驚，儘  
 管詩人在發揮着他的最高級的才華，有時是異想天開地鬧得一個神奔鬼突，甚至烏烟瘴氣，但你不要以  
 爲那全部都是幻想，那全部都是主觀的產物，都是所謂「由內而外」，它實在是一個靈魂的忠實的紀錄。  
 一部時代發展的忠實反映。因此我也敢於冒險地說，這是一部極其充實的現實的作品，但它所充實着的  
 不全是現實的形，而主要地是現實的魂。一個現實的大魂（時代精神）包括各種各樣的現實的小魂  
 （個性），詩人的確是緊緊地把它們抓住了，而且時而大胆時而細心地把它們形象化了。他以他銳敏的  
 直覺，慣會突進對象的核心，大之更能明豁地揭露世界進展的真理，他是把辯證法的精神把握着了。我們  
 看他那個和浮士德對立的靡非斯特的構成吧，他是惡魔，然而決不是宗教家們所認識的惡魔，詩人曾經  
 給他一個名字叫「否定的精靈」。詩人假借上帝的口來說：「人們的精神總是易於弛靡，動輒貪愛着絕  
 對的安靜；我因此才造出惡魔，以激發人們的努力爲能。」因此，他並不是單純的惡的形象化或萬惡的結  
 晶，他是非惡非善，或亦惡亦善。詩人又從司芬克斯的口把他說成一個啞謎：

「你對於善人惡人都是須，

對於善人是甲冑，箭欲射進，

對於惡人是伴侶，任意胡行，

而兩者都使宙司大神高興。」

這是靜的反對的動，無爲的反對有爲，反過來他也是動的反對的靜，有爲的反對無爲。他是否定的精靈，但有時又是肯定的一面，他是肯定的否定，否定的肯定。浮士德曾經這樣唱過：

「有兩種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

一個要想同別一個分離！

一個沉溺在迷離的愛慾之中，

執拗地固執着這個塵世；

別一個是猛烈地要離去凡塵，

向崇高的靈的境地飛馳。」

這說的其實也就是浮士德與靡非斯特的對立，這是一個靈魂的兩態，靡非斯特也就是浮士德，浮士德也就是靡非斯特，整合起來也就成爲歌德。要說我的話說反了，掉過來說自然更容易明白，便是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歌德的分身。這種想法當然並不是歌德的獨創，譬如我們中國的古人便說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話，但歌德把它豪華地形象化了。雖然在形式上是浮士德爲主而靡非斯特爲奴，但在實質上是

主奴不分，而在詩人的氣質和一時的感興上，有時倒是主奴易位的。這種個性發展的辯證式的看法，是整個浮士德悲劇的中心線索。個性是在發展，而且取着辯證式的發展，推而廣之，時代的發展是這樣，甚至宇宙的發展也是這樣。

歌德本是一位進化論的前驅者，他倡導過一種生物由某一種原型而進化的假說，並曾努力求證。對於個性的發展當然也具有着一種的進化觀。個人的發展並不是毫無軌道的盲動，也不是由兩種互力在那兒絞着打鞦韆或繞着轉磨子，它的確是向前發展的。浮士德主張的是有爲哲學，你沒看見那老博士把聖經的「泰初有道」譯成爲「泰初有爲」，感受着狂熱的滿意嗎？他要孜孜不息，讓他的一生成爲「有爲而爲」(Tat um Tat)。他從中世紀的書齋打出來了，幾乎橫衝直撞地超過了一切罪惡的觀念，渾沌的污穢，而達到了他的幻想中的「自由的土地」。在他臨死之前，他對着「憂愁」作了這樣的一段述懷。

「我只匆匆地把世界跑了一遭，

凡是快樂我都抓着它的頭毛，

不能滿意的，我就把它丟掉，

從我脫手的，我就讓它脫逃。

我只是貪圖，只是求其實現，

潭之叢又再會，周處感種，  
使我的生涯如像風暴一般；  
起初是規模宏大而又變幹；  
如今已漸多考慮不走極端。  
這個人實在我是詳細知道，  
要想超脫它，誰也無法辦到；  
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着上天，  
以爲有自己的同類高坐雲端！  
人是只須堅定，向着周圍四看，  
這世界對於有爲者並不默然。  
他何須向永恆中奔澆蕩流連！  
凡是認識到的便要趕快把握，  
就這樣把塵世的光陰消遣；  
即使妖覺現形，他也不改故道，  
再朝前走會遇到幸福與艱難，  
總之，他對於眼前總是不滿。

這兒的前七八行所描寫的事實上就是「狂飈突貫」的時代精神，是充分的有爲主義的實踐，是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初期的上行階段。漸漸遇到阻礙，感覺着時代無法超脫，雖然「漸多考慮不走極端」了，而依然是「對於眼前總是不滿」。這種的自我中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由封建社會到資本制度是一種進步，由奴性的皈依到自我中心主義不用說也是一種進步。但浮士德的中心思想並沒有停留在這一階段，而是比這更前進了。雖然是出於幻想，但浮士德卻滿意於「爲幾百萬人開拓出疆土」。「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國民。」這是由自我中心主義發展而爲人民本位主義，這一發展是一個超時代的飛躍，浮士德——歌德雖然並沒有完成，但他是心向往之的。這是決不容許我們忽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浮士德發展到臨死才領悟到這個觀念，歌德修積了八十多年，也算在快要永眠的時候，才獲得了這個觀念。因此，整部浮士德悲劇的發展，我們可以說，也就是向着人民意識覺醒的一個自然發展。

歌德並不是一位耶穌信徒，照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惟方式看來，無寧是反耶穌教的。悲劇中所表現的浮士德也不是一位耶穌教徒，他那種毫無罪惡觀念的超人行徑，甚至在言談中坦白地表示否認人格神的存在，毫無疑問，也無寧是反耶穌教的。但在悲劇的構成上卻有了「天上序曲」的一個冒頭和浮士德昇天的一個結尾。可憐的甘淚卿儼然就是宗教家所理想的皈依情緒的人格化。她是被蹂躪了，她自己得了救，

並且救了她的蹂躪者。這是耶教徒所理想的寬容的精神，歌德也是深深體會到了的。悲劇到結尾，詩人到晚年，更明白地想要把這種精神作為否定的否定，而把否定精靈的靡非斯特所具像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否定了。這和人民意識的獲得是平行的，甚至是一致的。人民就是新時代的「上帝」。要尊重人民必須忘却自我，這便流而為寬恕，流而為仁慈，流而為清明的自我犧牲。在反耶教的一個軀幹上，加上耶教精神的一頭一尾，在結構上顯然是一個矛盾，但在詩人的情趣上它會是很調和的。而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就在這一頭一尾的彼此之間也有矛盾，那便是一開頭是男性的上帝，而一結尾是女性的光明聖母。是不是天界也起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呢？我倒很感興趣地作出這樣幼兒式的猜想。不過我們的詩人在宇宙觀和人生觀上是有了變遷，卻是毫無疑問的事。由男神中心的宇宙變而為女神中心的宇宙，由男性中心的人間變而為女性中心的人間。當然這也不過是幻想，而且不多不少地是象徵。浮士德已經說過了「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着上天，以為有自己的同類高坐雲端」，不問那「自己的同類」是男性還是女性，你要真以為他或她是「高坐雲端」，不同樣是「愚人」嗎？然而詩人有時其實就是愚人的標本，他是每每要裝着一個「大智若愚」的。離了形象化便沒有藝術，沒有詩。一些男神女神乃至有翅膀，妖精妖怪，在方便上有時倒樂得利用。我們請這樣去看它吧。或許是求之過深，但反正是我自己的冒險——大體上男性的象徵可以認為是獨立自主，其流弊是專制獨裁；女性的象徵是仁慈寬恕，其極致是民主和平。以男性



從屬於女性，即是以仁慈寬恕爲存心的獨立自主，反專制獨裁的民主和平。這應該是人類幸福的絕對保障吧。

我所了解的浮士德就是這樣，正確與否我不敢保證，但這總不失爲一個了解。我是在這樣的了解之下，花了工夫，把這全部翻譯了出來，不消說也把我自己三十年來的體驗融匯了進去。說不定已不純是歌德的浮士德，而只是我所聽出的「不如歸去」吧。但我也並不是無條件地表示滿足的，我在第二部的「譯後記」中已經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把它再抄錄一遍：

「作品中所諷刺的德國當時的現實，以及雖以巨人式的努力從事反封建，而在強大的封建殘餘的重壓之下，仍不容易撥雲霧見青天的那種悲劇情緒，實實在在和我們今天中國人的情緒很相彷彿……」

「我們今天的道路是很明瞭的，認真說，不是昇天，而是入地。就是「永恆的女性」也須要先求得她的解放。在中國的浮士德，他是永遠不會再老，不會盲目，不會死的。他無疑不會滿足於填平海邊的淺灘，封建諸侯式地去施予民主，而是要全中國廣爲民主的海洋，真正地由人民來作主。」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 說明

(一)本書根據柏林徐累特 (Ludwig Schroeter) 浮士德之插圖翻印；原有大小一百六十三張，內三十三幕頭及飾花略去，現共一百三十圖，故名『浮士德百三十圖』。

(二)本圖本擬插入中譯本中，因為裝釘手續繁重，且增加書之厚度，因本圖表現之意義有連環的獨立性，故獨立刊出。

(三)本書頁碼僅雙碼是印出來的，單碼未排入。便於讀者閱讀方便，第二面之文字是說明第三圖的意義的，而第四面說明是解釋第五面的(餘類推)。說明文之末後有頁數是浮士德正文書的頁數，像第十面的說明，附註的頁數為(P. 11)即浮士德正文書第十七面上的詩句與十二圖表現內容正相符合，故有相互印證相互說明的意味。

(四)本圖之銜板及紙張費甚高，依裝釘紙張分四種，優待預約戶用次道林平裝，以五百本為限，五百本之上的預約戶就是報紙印的。

作者歌德，及浮士德悲劇中四主角：海倫，瑪甘淚，靡非斯特  
匪劣司，浮士德。



此  
页  
空  
白



劇 前 三 部 曲

滑稽丑角, 舞台長, 和劇本詩人。(P.13)





天上三仙長：拉斐爾，甘伯列和彌海爾。(P.14)



魔鬼靡非斯特與上帝打賭到下界引誘浮士德走入魔路。(P.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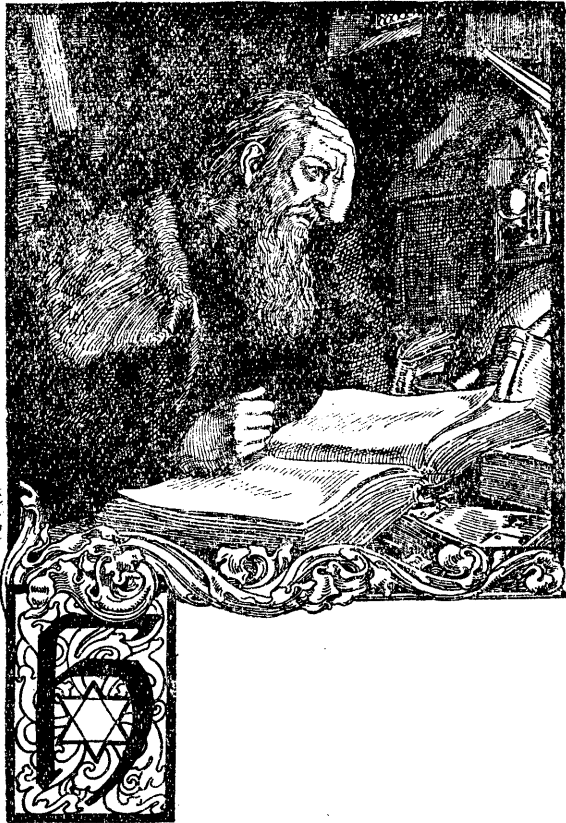


此  
页  
空  
白



浮士德第一部

夜裏，浮士德老博士，在狹隘的居室裏，坐在案旁靠椅上。非常的不安。(P.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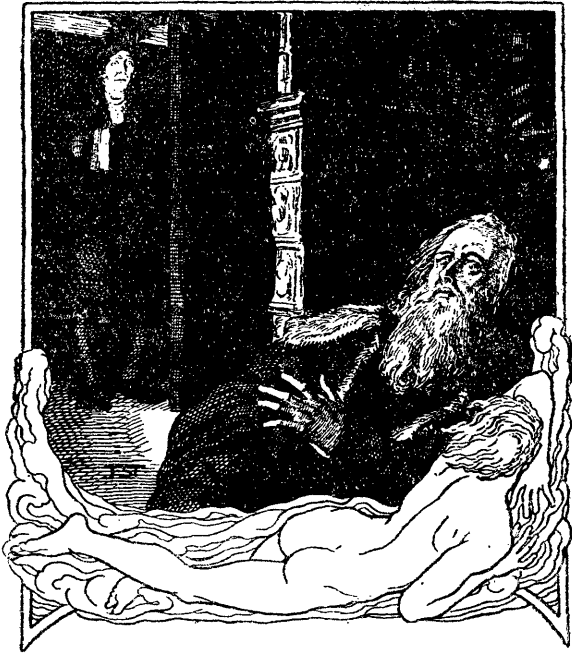




浮士德默念地祇符咒，紅光一閃，地祇在光焰中出現，浮士德背轉了身子。(P.27)



弟子瓦格納着寢衣帽，執燈在手，由鄰室進入。浮士德不高興地回首避之。(P.29)



黎明時，浮士德獨自舉毒杯將飲，聽見鐘聲與天使合唱的聲音。(P.37)



城門之前,各種散步的人走動。(P.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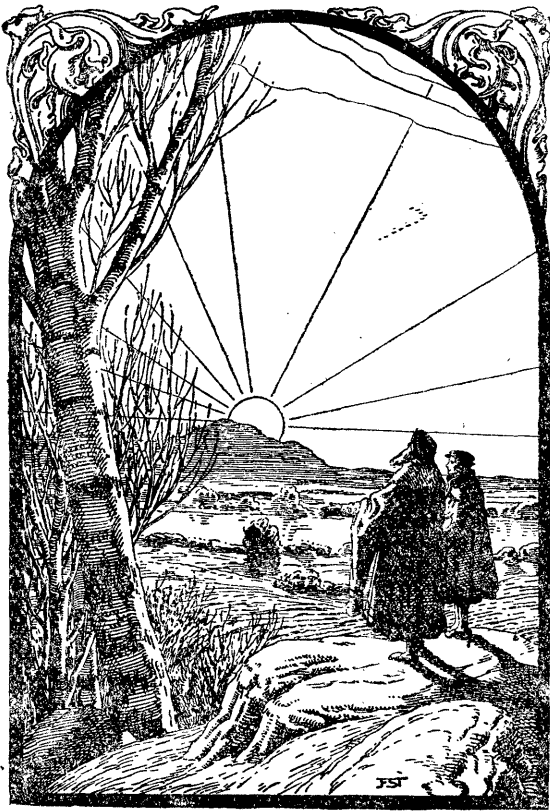




老博士浮士德和弟子瓦格納出遊被農民包圍着，老農向浮士德敬酒，追懷他父親用金丹醫救病人的恩惠。(P.50)



浮士德與瓦格納欣賞野外的黃昏景色。(P.53)



他們見到一條虬犬，並把它帶回去。(P.57)



浮士德在書房中展開古書，準備翻譯，龍犬在爐後化裝書生模樣出現。(P.62)





靡非斯特以精靈們的出現娛樂浮士德，催其入眠。(P.69)



靡非斯特化裝重入書齋，要浮士德換裝同去領略人生的快活，浮士德感到煩惱。(P.73)



靡非斯特與浮士德相約，做他的傭人，用種種方法使他快樂。浮士德允許他，當他自己感覺到滿足而說出滿意的話的時候，他便為靡非斯特所有。並寫下合同，浮士德用血簽字。(P.78)



浮士德去換裝準備出行。靡非斯特臨時穿上了浮士德的長袍，一個學生進來以為他是浮士德，要求他收為弟子。靡非斯特調侃地與他談學問之道，打發他離開。(P.85)





魔術的外套化爲一朵浮雲，浮士德與靡非斯特站立其上，飛往外面的世界去巡遊(P.93)



在萊普各市的歐北和酒寮內，學生們在喧鬧聚飲，受了靡非斯特的玩弄。(P.107)



浮士德隨靡非斯特進入魔女之廚，在大鏡前，瞥見鏡中玉體橫陳着的美人。(P.115)



魔女由火燄中下降，取巨冊一卷置猿圈中，目招浮士德前進。魔女應靡非斯特的請求使浮士德飲下魔水變得年輕。

(P.125)





淨士德在街頭遇瑪甘淚。(P.126)



瑪甘淚獨處清閨，挽髮成辮。(P.190)



瑪甘淚在櫥中發現靡非斯特放置的寶飾匣子，她母親以為是不義之財，恐懼的交給教士，捐獻給教堂。(P.138)



傑弗斯特訪問瑪甘淚的鄰居瑪爾特。當瑪甘淚告訴瑪爾特  
第二次飾匣發現之後。(P.142)





浮士德挽着瑪甘淚，靡非斯特跟着瑪爾特同在花園中逍遙。

(P.155)



瑪甘淚占花定情。(P.161)



浮士德在叢林岩窟中獨思，情意徘徊。(P.167)



瑪甘淚獨坐紡車，思念情人。(P.174)





在花園裏，浮士德擁抱着情人，回答她宗教信仰的問題。  
(P.178)。



井畔，鄰女黎誓心與瑪甘淚各持水甕相遇，談論着她們一位女友的浪漫羞恥行爲。(P.185)



瑪甘淚獻花，苦痛的向聖母懺悔。(P.187)



浮士德受靡非斯特慫恿，殺傷了瑪甘淚的哥哥華倫亭，華倫亭在臨死之前，責罵瑪甘淚的不貞。(P.195)





在寺院裏，惡靈藏瑪甘淚後向之苛責。(P.199)



在瓦普幾司之夜，浮士德持杖隨靡非斯特爬行山中，磷火引路。(P.204)



隨着乘掃帚，火剷，山羊，犬等的魔女們疾翔到剝落抗山。

(P.208)



浮士德被擠在普瓦幾司之夜的剝落坑魔婦羣中。(P.211)





魔舞羣中，普見老婦，與專門勾引青年的魔鬼亞當的前妻李里堤。(P.215)



博士德看見了頸子帶着細紅繩，面色蒼白的瑪甘淚的幻影。

(P.219)



瓦普幾司之夜夢——俄伯龍與蒂唐尼亞之金婚式。家內鬼  
撥克作迴旋舞。(P.222)



原野上，浮士德知道瑪甘淚入獄，責罵靡非斯特，要他引去救贖。(P.235)





夜間曠野，浮士德與靡非斯特乘黑馬疾驅而來。看見魔女羣  
撒灰祈禱。(P.287)



瑪甘淚被關在監獄中。(P.238)



浮士德跪扶瑪甘淚。(P.299)



晨光顯現，瑪甘不願逃匿，向聖母求助，靡非斯特催淨士  
德偕去。(P.248)





此  
页  
空  
白



浮士德第二部

黃昏時分，浮士德橫陳在百花瀾漫的草地上。疲乏，不安，思  
眠，輕盈的精靈之羣在空中飛旋。(P.3)



面對着飛瀑彩虹，浮士德感到努力的人生反映出五彩成文。

(P.8)



靡非斯特豪裝見皇帝，奉命代替弄臣，準備舉行化裝跳舞會。(P.18)





化裝行列之一：傳令使和女園丁們。(P.28)



化裝行列之二：男園丁們。(P.28)



化裝行列之三：母親和女兒。(P.29)



化裝行列之四：滑稽家，樵夫們，食客們，和醉漢。(P.31)





化裝行列之五：司命運的三女神。(P.34)



化装行列之六：愤怒的三女神。(P.35)



**化裝行列之七：駕着巨象而來的勝利女神。(P.39)**



化裝行列之八：駕車童子彈發珠寶。財神普魯都斯坐在後面。(P.47)





化裝行列之九：隨在普魯都斯後面的吝嗇神向女人們介紹自己。(P.50)



化裝行列之十：來自林壑和山頂奉祀潘恩大神的狂暴人羣。

(P.56)



化裝行胸之十一：巨人們。(P.50)



化裝行列之十二：水精之羣圍繞大潘恩。(P.59)





化裝場面, 着火燃燒。(P.62)



普魯都斯揮杖滅火。(P.69)



宰相宣讀皇帝簽署的發行鈔票的文告。(P.68)



皇帝向羣臣頒賜鈔票。(P.71)





摩菲斯特交鑰匙給浮士德，往尋皇帝要想見的古代希臘美人海倫。(P.78)



浮士德揮動鑰匙接近燒紅的寶鼎，看見那些“母親”。(P.79)



摩非斯特在燈火輝煌的大廳中被女人們所包圍。(P.55)



巴黎斯與海倫出現在舞台上。(P.98)





海倫被巴黎斯擁抱，浮士德出於嫉妒，用鑰匙向少年擊去。

(P.95)



失魂的浮士德回到昔時書齋裏的一張古式寢床上橫陳着。

靡非斯特取下浮士德的皮袍。(P.98)



往年被靡非斯特調侃過的學生已成“院士”，反向靡非斯特斥責。(P.107)



瓦格納在中世紀實驗室中製造一個小人“何蒙古魯士”，薩  
非斯特前往參觀。(P.111)





瓶從瓦格納手中滑出飛懸睡在床上的浮士德頭上。何蒙古  
·魯士向靡非斯特陳說白鳥之王與女王親狎的幻景。(P.113)



摩非斯特用外衣把浮士德抱起和何蒙古魯士飛向幽晦的法爾賽洛斯戰場。見到巫女愛利希多繼續往前探聽海倫的消息。(P.119)



火餓前，靡非斯特招呼獅身少女司芬克斯與怪鳥格列普斯。

(P.123)



浮士德向司芬克斯打聽海倫的行蹤，鳥形歌女賽倫之羣在  
空中歌唱。(P.129)





比納渥斯河畔，浮士德見到在游泳中的水精和白鳥們。

(P.135)



希隆背上浮士德並告訴他同樣負過海倫。(P.140)



希隆帶着淨士德進大殿向巫女曼多打聽壽倫的行蹤。

(P.144)



賽倫們嗜游在比納滬斯河上游。(P.146)





地震之神賽斯摩斯，司芬克斯們，格列普斯以及侏儒們。

(P.149)



妖女拉愛彌們引誘着行進中的摩非斯特。(P.153)



羅非斯特與臥在天然崖上的山精渥萊亞斯對話。何蒙古魯  
士也飄浮而來。(P.159)



玄鶴成雲襲擊渺小的侏儒們。何蒙古魯士見到古希臘哲學家阿那支薩哥拉斯與泰勒斯。(P.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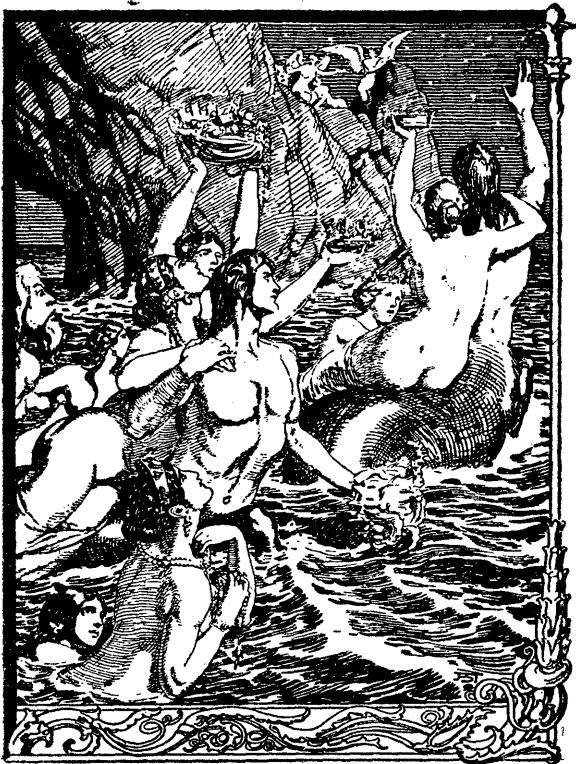




摩非斯特與共用一目一齒的三個醜妖女對話。(P 167)



愛琴海巖灣，賽倫們分散在巖上吹笛唱歌，納萊烏斯新與特利頓族作為海怪出現。(P.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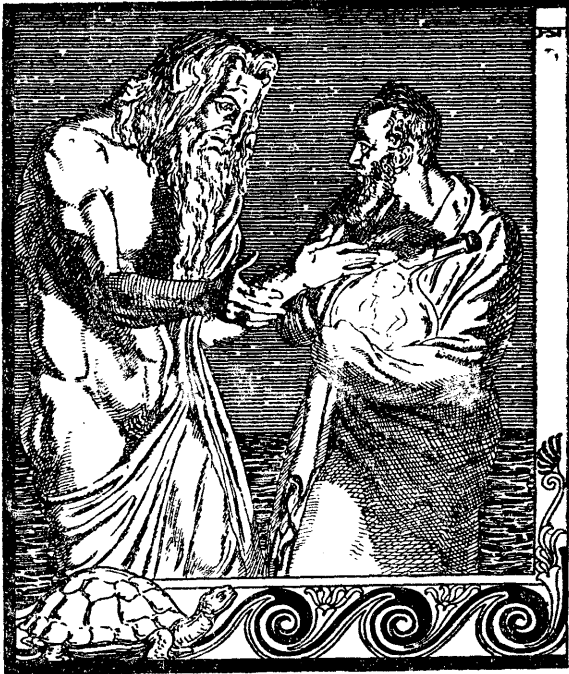


海怪們抬着三尊神。(P.177)



泰勒斯帶着何蒙古魯士去見善於變形的老人普魯特烏斯。

(P.180)





何蒙古魯士騎上普魯特烏斯變的海豚上。遠處有特爾清們  
持海神之三叉戟乘海馬與海龍。(P.183)



騎海豚而過的多里斯族們簇擁着美神的貝車。(P.136)



在和婉的水面，何蒙古魯士在美神的貝車之前，觸破玻璃  
瓶，發光毀滅。(P.189)



火光的奇蹟把海波照得透明。(P.190)





海倫與特洛耶之役被俘女子之羣回到斯巴特梅納勞斯的宮  
前。(P 192)



醜妖女福爾基亞斯與海倫對話。(P.202)



福爾基亞斯執行海倫的命令，使蒙面的侏儒們打掃清潔。

(P.212)



福爾基亞斯領海倫等去城堡。(P.221)





走進城塞中那被中世紀富於幻想的建築物所圍繞的內庭。

(P.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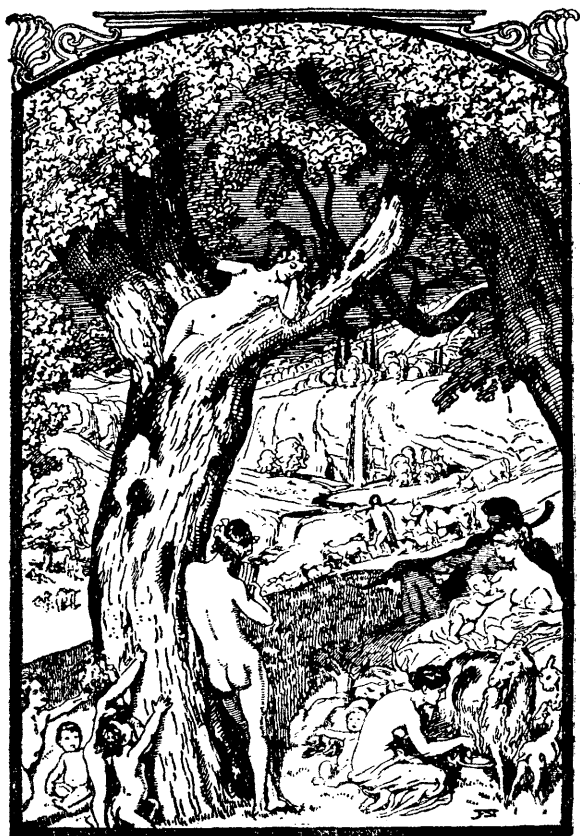
城堡主人浮士德着中世紀騎士大宮庭服，帶來疏於職守的  
守塔人林克烏斯。(P.227)



浮士德與海倫敘情。(P.236)



自然界中的和平景象。(P.248)





浮士德海倫和他們跳躍的兒子歐福良。(P.244)



歐福良手持金琴飛跳，頭上放光。(P.245)



歐福良縱身空中，一剎那頭上放光，身後曳着光尾，墮落下來。(P.258)



海倫在淨士德懷抱中傷心隱滅，留下面紗與衣服在他懷中。

(P.260)





海倫的衣服散而爲雲，載去浮士德，合唱的女子們也歡樂的  
回歸自然。(P.263)



歌唱葡萄的景色。(P.264)



醜妖女福爾基亞斯脫去木屐，揭開假面和面紗，露出靡非斯  
特的真面目。(P.265)



浮士德在巖頂上看到了優婉的形象。(P.267)





浮士德 意想克服海洋。(P.274)



被浮士德與靡非斯特看到的武士羣——着輕便襯衣武裝的年青的暴躁者，着充分盛服武裝的矯健者。着嚴重無下服武裝老年的頑固者，他們走下山去（P.279）



暴燥者項斯在作戰。(P.291)



靡非斯特用瀑布的幻影驚退了敵軍。(P.208)





有武器的矯健者與輕蕪花在偽帝幕中偷取餉銀，被皇帝的親衛軍發覺。(P.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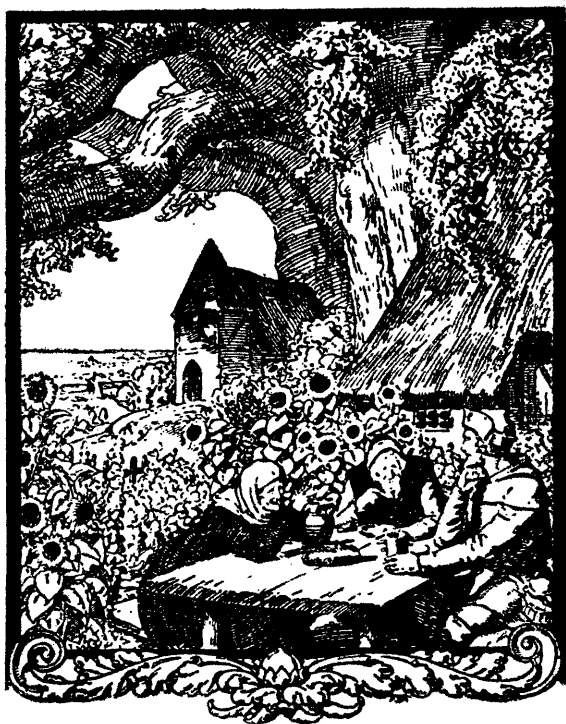
皇帝與大僧正對話。(P.321)



旅人與老翁斐萊蒙，談論眼前填海而成的曠原。(P.814)



老夫婦招待旅人。(P.316)





老年的浮士德坐聽剛由海外歸來的靡非斯特和壯士們的報告。(P.321)



深夜裏在城樓上的守塔人看見林中老夫婦的屋子起火。

(P.327)



子夜,灰色四女妖來訪。(P.332)



灰女人曼慕吹浮士德成盲。(P.334)





被憂愁吹盲了眼的浮士德摸索着門柱，囑咐靡非斯特率衆去築海堤，而幽靈們卻在掘墓穴。(P.339)



浮士德倒下，幽靈們把他扶起。(P.341)



百鬼跳梁，地球在張着他的大口。(P.346)



摩非斯特擦拂天使搬下來燃燒着的玫瑰花。(P.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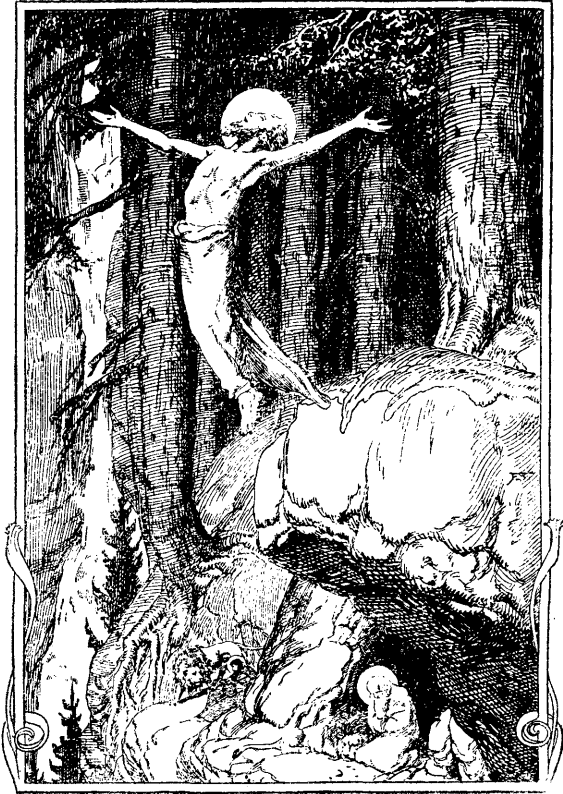




靡非斯特受傷，被天使們包圍着。(P.350)



山巖森林中，神聖的隱士們。(P.354)



神甫以目接受昇天孺子之羣。(P.357)



飄浮的天使們荷着浮士德之靈。(P.358)





光明聖母和贖罪的女子們，其中有中甘淚卿攀着聖母的衣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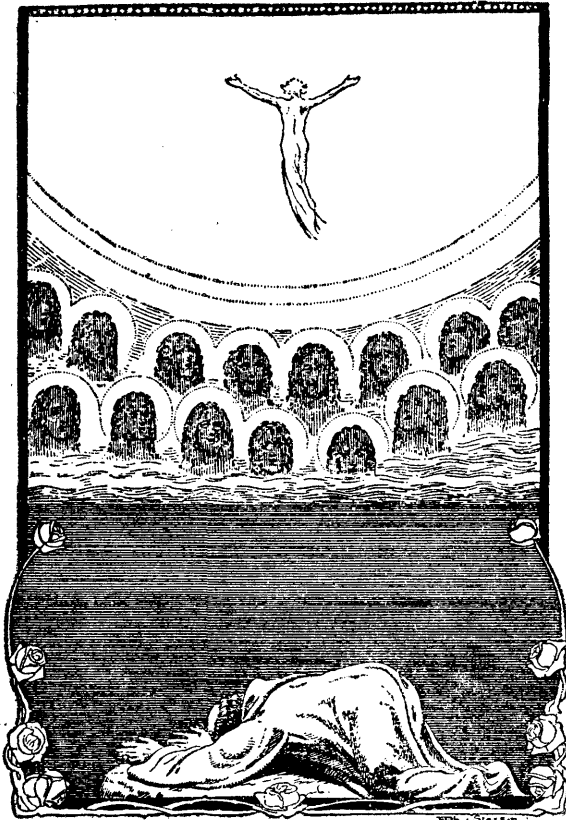
(P.363)



瑪甘淚見到新生的浮士德，被昇天儒子所環繞着。(P.364)



瑪利亞宗之博士伏俯膜拜。(P.364)



浮士德百三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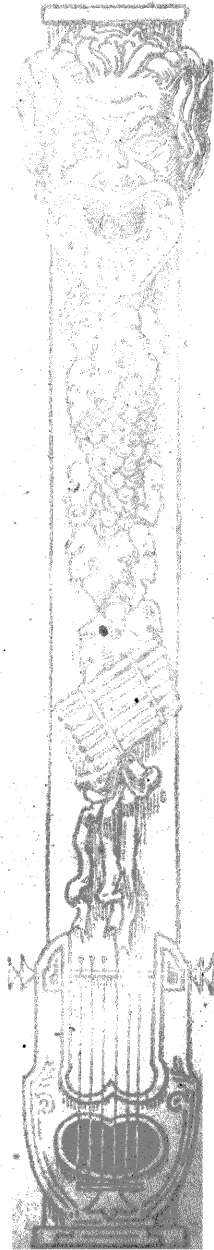
*Franz Staffen*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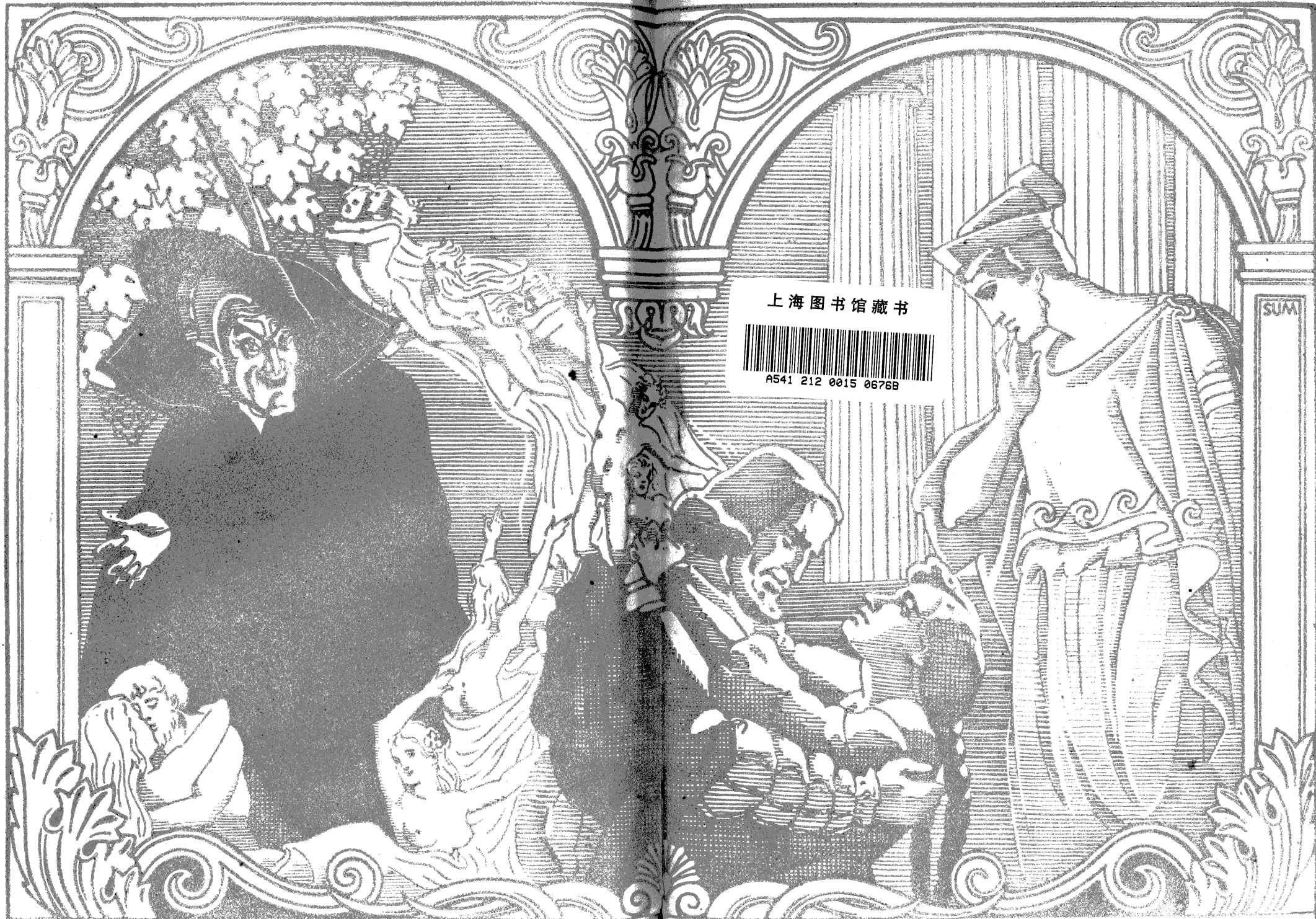
郭沫若編述

羣島出版社 刊印  
發行人：吉少甫  
• 1947 •

共印一千五百冊計

- 白報紙平裝八百本 (\$ 20.00 )
- 次道林平裝五百本 (\$ 25.00 )
- 次道林沖波一百本 (\$ 35.00 )
- 次道林布面一百本 (\$ 40.00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676B

SUM





FRANZ STAFFEN 繪

郭沫若編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刊行



• 1 9 4 7 •